



子計畫六：四溪流域族群與產業經濟之社會分析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97-0399-05-0301-06

執行期間：97年01月01日至97年12月31日

計畫主持人：張維安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專任助理張婷婷，兼任助理郭瑞坤、李佳穎、羅書顛、張敦為、張志宇。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請勾選)** 無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國立交通大學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三日



四溪流域族群與產業經濟之社會分析

中文摘要

作為三年計畫的第一年，本年度採用年鑑學派觀點，以族群互動與產業經濟特質為題，分析頭前溪與鳳山溪流域的客家社會經濟議題。通過歷史比較分析，以歷史現象及今日現況作為變遷的對照，思考地理環境與人文活動的關係。從長期的地理時間觀點，在族群互動關係的基礎上分析產業關係與人群分佈的變遷，探討交通建設、地理與經濟產業的關連性，進而探索鳳山溪與頭前溪流域的地理空間與人群互動中產業經濟的特質。

關鍵詞

頭前溪流域、鳳山溪流域、客家族群、產業經濟特色、年鑑史學

英文摘要

As a part of a three-year research project, I took a long-term persp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characteristics of Hakka ethnic group in the two valleys -- Fong Shan and Tou Qian -- in the Hsinchu county. Through historical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first year paper, with Annales school's perspective, I illustrate the ethnic group interaction and its effect on the changing of Hakka ethnic group distribution,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geographic constrain, communication construction, and ethnic group interaction all are factors to explain two valley's Hakka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e last two hundred years.

關鍵詞

Fong Shan valley, Tou Qian valley, Hakka Ethnic Group,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activities, Annales school.



壹、前言

四河流域族群與產業經濟的研究，將包括不同族群文化特質的分析及其互動關係，例如人數、分佈、產業生計、物質文明的調查。漢人與原住民的經濟活動關係，漢人之間的客家人與閩南人之間的關係。研究的焦點在於族群和產業經濟，而不是只分析產業經濟現象，這方面將包括族群文化的分析和族群之間的互動。廣義來講，社會經濟跟族群文化的互動有關，人群分布、產業經濟、物質文明的調查，甚至非物質文明的調查在研究之列。整體來講是漢人、原住民關係，以及漢人之間的閩客外省關係，基本上會是以客家作為觀察點，看客家和閩南、外省，客家和原住民的關係，這是從族群文化的經濟網絡來看。另外，也會從整個地理區位的關係來看，地理區位，若由個別溪流來看，可能是開發過程上下游的關係，另一個是公路開通之後族群之間的關係之變遷。以苗栗的綜合開發計畫來看就有四條東西向橫貫公路，人文地理的變遷所帶來的影響，在地理歷史空間的分析上是重要的。簡言之，一方面從族群文化的經濟網絡之中來分析，另一方面也將從地理區域的歷史變遷關係來分析。第一年期期末報告將先以鳳山、頭前溪兩條流域為例進行社會經濟考察，探討兩條流域內的族群互動關係與產業經濟的特質。關於苗栗縣後龍溪與中港溪之探討，也是以相似的觀點進行分析，初稿已成但未定稿，將併入下一期報告中一併提出。

今日行政上所言的「新竹縣」，並不同於兩百年前人們口中的「竹塹」，甚至是日本殖民時期的「新竹州」。儘管歷史上有這麼多關於「新竹」或以新竹為中心的行政名詞，但這並不妨礙研究工作的進行。⁴⁵從流域本身的地理與氣候特徵，以及依賴於流域生活的人群互動史來探究其中的社會經濟意義，或許更能清楚地掌握不同層次的歷史演變，也能夠避免被今日行政上和地理上指涉的概念所限制。本計畫將借重法國年鑑學派（The Annales School）的觀點，針對貫穿「新竹縣」的兩大流域：頭前溪與鳳山溪進行分析，並考察兩流域中族群互動的形成及其產業特色。

首先簡要地透過年鑑學派的觀點，說明本文的分析策略。年鑑第二代學者 Fernand Braudel 將歷史分析的主軸：時間，區分成不同的層次，並從中提出長時段（longue durée）的緩慢演變和稍縱即逝的情勢（conjoncture）等觀點，其實也就是所謂「變」與「常」交錯之下所呈現的整體史（histoire totale）。現在

⁴⁵ 關於清代「竹塹」的指涉範圍，綜合方志以及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其實沒有定論，基本上仍視研究者需要而定。例如在郭輝的說法裡，「竹塹」僅僅指涉「竹塹溪（今之頭前溪）、隙雅溪（客雅溪）及鳳山溪中流以下流域之原野而言，此片荒埔昔稱竹塹埔。」（郭輝，1958，頁 277。）又如歷史地理學者施添福認為竹塹乃指「南自中港溪北迄南崁溪一帶」（施添福，2001，頁 37。）而林玉茹則將清代竹塹地區視為一個「市場圈」，「以竹塹城為中心的主要市場圈範圍，北至社子溪南至中港溪，大概包含竹北二保部分、竹北一保以及竹南一保，亦即相當於今日桃園縣南部、新竹縣以及苗栗縣北部地區。」（林玉茹，2000，頁 32-33。）相對而言，郭輝對於竹塹範圍的認定較施添福與林玉茹來得小。但無論如何，頭前溪與鳳山溪均不脫這些說法的範圍，而且事實上也為該地區人群活動的核心。

人們口中的「新竹縣」，事實上也隱含了不同時間層次的歷史。當這個名詞所指涉的人群、產業和地理位置，躍上歷史的前台時，在後台仍然藏著百年來沈澱、累積下來的族群記憶，以及那些不太容易變動的地理、氣候特徵，和在這些結構條件之下形成的人群互動方式。因此，貫穿今日「新竹縣」的頭前、鳳山兩溪，在長短時段交錯的歷史裡，也就不純粹是地理上靜態的名詞。用年鑑學派創始者 Lucien Febvre 的話說，它們都是一個個體，而且並不完全是大自然所塑造、規定它們的模樣，「是人依據合理的選擇和自覺的意志為它確定了如今的模樣。」⁴⁶ 溪流的歷史，由於人的活動而變得豐富和深邃，這也正是本文試圖呈現的樣貌。

究竟該如何掌握這兩條流域百年來的社會經濟意義呢？或許先從一些今昔的對照開始，以便我們進入河流與人交織而成的生命史。

貳、研究目的

四溪流域在了解台灣客家族群的產業經濟特色具有重要性，不論是漢人與原住民的關係，還是漢人之間的閩客關係，從開墾到日制，從日制到民國乃至於今天，也有許多的變化，這些因為政權的轉移，因為交通的開發，因為政策的轉變，乃至於全球化的發展所帶來的影響。這裡有許多與族群人口、產業生計、文化對話的議題。從不同時段的發展來討論客家族群產業經濟的發展，也是對整條流域的發展加以分析，四條溪流域的討論與彼此之間的對比分析，將對台灣北部客家特質提供重要的分析基礎。

參、文獻探討

這個部分已經融入正文的討論中，實際上目前的論述，多數是綜合既有文獻的分析與對話，因此並不獨立另外寫一節文獻探討。

肆、研究架構與方法

(1) 研究範圍的界定

以流域為研究範圍和以行政區為範圍最大的差異在於重視地理空間的重要性，特別是關於開發過程以及從移民史的角度來看具有意義。這部分正是地理時間所要強調的。河流，水運後來被鐵路與公路、高速公路、快速道路等所取代，並重新組織社會空間，自然的物產也相當程度受到市場與政治經濟環境的影響。流域範圍界定的變化也是我們討論的議題，它與生計網絡的變遷，族群互動的變化，乃至於宗教與信仰的發展都有密切的關連。

⁴⁶ Febvre, Lucien, 2003, 頁 2。

(2)經濟產業的多層次區域研究⁴⁷

首先是地理生態環境的條件考察，也需要放在台灣特殊的政權更迭脈絡，土地的歸屬與人群的聚集遷移的變遷，各族群間合作、衝突的構成結果。除了地主與佃農間的租賃關係，商品作物由生產到出口過程的產業經營過程中市場與產銷過程，牽涉到所有業者間的關係：產品的買賣關係、資金來源與資本家與生產者的借貸關係、商人的同業公會，以及政府在各產業中扮演的角色等。貿易對象與範圍包括是指產品由產地到市場所經過的交通路線，及其所憑藉的交通工具等（林滿紅 1998）。牽涉的族群對象包括外國資本：如荷蘭、英、美商業資本，到日本資本等（東嘉生 1985）。

其次，援引 G. W. Skinner (1964; 1965) 對中國市鎮的市場圈及區域體系分析，就流域內部的經濟產業與市場網絡研究外，也以流域為中心點，理出在台灣島內、亞洲與世界空間範圍的貿易網絡與變遷。

最後，銜接 Braudel 的方法論，在時間的縱軸上，透過長時段的觀察，從世界時間和在地「社會經濟時區」，理出流域產業經濟的結構變遷。而在研究的層面上，則透過物質生活、市場經濟與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多層分類，展現流域內產業經濟的變遷機制，以及客家族群產業經濟的特質。

伍、研究成果與發現

一、頭前溪與鳳山溪：今昔的對照

要全力以赴地通過空間和時間展示一種演變緩慢而又能揭示永恆價值的歷史。在這種情況下，地理不再是目的本身，而成了一種手段。地理能夠幫助人們重新找到最緩慢的結構性的真實事物，並且幫助人們根據最長時段的流逝路線展望未來。

Fernand Braudel

位於今日新竹縣的頭前溪與鳳山溪，是不少政府出版品和調查報告的重點項目，也經常是歷史與地理學者研究的主題。不過，對於這兩條重要的溪流，不見得要用制式的數據、特徵或專有名詞介紹出來。本文將從今昔的現象裡找出一些分析的線索。這些線索就像 Braudel 所提示的，在由空間和時間框架所主導的演變背後，總藏有那些緩慢流動的結構性事實等著被揭示出來。

兩條溪流沿岸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事情呢？在他們共同的出海口那裡，曾經是早先移民登陸，並演變成竹塹地區對外貿易的「舊港」，但至清末仍禁不住河

⁴⁷ 同潘美玲中港河流域族群產業經濟研究計畫

沙淤積，和南、北大港的競爭，最後以漁港的形式存留下來，繼續承載著中上游而來的生命。兩條流域沿岸，早先也是原住民活動的地帶。在平原地帶有竹塹社的道卡斯族，以捕鹿為生。⁴⁸再往深山的支流走，那兒是泰雅族與賽夏族的地盤，當時他們被清廷稱為「生番」。隨後而來的漢人移民，包括來自福建漳州、泉州和廣東粵籍移民，則豐富了兩條溪流的生命，當然也增加了兩條溪流與周邊環境資源的負荷。頭前溪與鳳山溪沖積而成的平原面積依舊有限，隨著不同的族群遷入，平原和荒埔地便成為各方競爭的首要焦點。今天，土地的競爭者可能不再以族群為單位，而是以在地人群互動所發展出來的社會經濟為基礎，進一步形成的人群分類，但爭取在平原地帶上的發展，卻是不變的事實。

從移墾社會，逐步邁向工業社會的過程中，人們學習如何與兩條河流相處。而在兩條河流周邊構築起來的「物質文明」與社會經濟發展，基本上也就是人與自然、地理條件互相依賴與協調的歷史。河流強悍的生命力，給予人們活動的機會，自然也給予一些限制。他們雖是天然屏障，卻也是人類生活賴以憑藉的資源。

就地理條件而言，頭前溪與鳳山溪本身即蘊含著豐沛的水源，並且被視為新竹縣境內的兩大主要河川。⁴⁹不過，他們都具備洪水量多、水流湍急的特徵，因而豪雨時經常引發水災。⁵⁰那麼，想要在此安身立命的人，在這樣的環境裡如何求生存？既能妥當運用豐沛的水資源，又能不為天災所害？對身處在移墾環境的人們來說，能夠運用水資源灌溉田園，恐怕比治水來得重要，簡要來說特別是水田的開發與客家人用水的文明有密切的關係，通過用水而形成的人群組織與彼此之間的互動則是在這個地理空間上所需要細細思索的議題。《淡新檔案》中的一些案件即說明了這種情況。⁵¹例如 1856 年，九芎林庄（今新竹縣芎林鄉）的墾戶劉維翰即向淡水同知唐均敘述 1852（咸豐二年）與 1853（咸豐三年）的水患，沖毀田園數百甲，導致「溪多田少」，佃租，甚至連給付隘防守丁的口糧都「不敷甚巨」。⁵²而且此種現象在十九世紀的頭前河流域，似乎相當頻繁。連年的洪水，不僅使得水道不斷出現分支，也導致許多墾民頓失生活依賴。⁵³另外，以他們當時所攜帶的工具和技術水準，加上「生番」出草的危機，和新移民的競爭壓力下，治水防患，就作息調配和能力而言，恐怕在當時是不可能的任務。⁵⁴因此，我們便比較能夠理解何以新竹一帶，水圳的出現早於堤防

⁴⁸ 張炎憲和李季樺的研究指出，竹塹社人的活動範圍其實相當廣，基本上以頭前溪和鳳山溪流域為主。他們原先在香山一帶活動，但後逐漸往東北方向，也就是往竹東、關西一帶移動。參閱張炎憲、李季樺著，1995，〈竹塹社勢力衰退之探討—以衛姓和錢姓為例〉，頁 174。

⁴⁹ 參閱黃旺成主修，1983a，《新竹縣志（二）》，頁 422-423。頭前溪與鳳山溪也被經濟部水利署列為國內二十五條重要河川中的其中兩條。

⁵⁰ 同前引書，頁 80。

⁵¹ 《淡新檔案》收錄了清代臺灣嘉慶至光緒年間淡水廳地方行政、訴訟之公文，是瞭解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臺灣北部社會發展的重要檔案。清代留下的這批文件檔案，後來被日本人保存下來，但並未進一步研究，直到二次大戰後由台大法學教授戴炎輝先生加以整理，並將這批檔案命名為《淡新檔案》。詳情參閱吳密察，2006，〈「淡新檔案」的文書學介紹〉。

⁵² 參閱《淡新檔案》17308-1。

⁵³ 參閱吳學明，1998，頁 109。

⁵⁴ Braudel 在其《地中海史》和《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卷一：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和不可能》的歷史分析中，不斷運用「可能／不可能」的觀點說明每個時代的限度。例如，人們可能基於當時食物不足、人口過少或生產率過低而使生活及活動限制在一

和水庫。從水圳到水庫，事實上也表示著生活在頭前與鳳山溪流域的人某種程度上突破了自然環境限制，而更值得思考的是，在這樣的基礎上，他們的生活、行動和思考方式會如何發展。竹東大圳是一個案例，鳳山溪上中下流的水利開發技術與農田灌溉則是另外一例。這部分將在後續研究中探討。

鳳山溪與頭前溪兩條河流的走向，自然也會影響到人們如何彼此互通往來、集中／分散的可能性。今天橫貫頭前溪與鳳山溪的，包括了縱貫線鐵路，國道一號、國道三號，省、縣道，乃至於新興的高速鐵路。甚至沿著溪流兩岸，還有東西向快速道路，連結幾個過去曾是流域內的中心城鎮（竹塹城、竹東、芎林、竹北）。對兩百年前的人來說，他們當然沒有這麼多選擇，也因此勢必受制於地形與河道的走向。值得注意的其實是，生活在此區域的人們如何在地理條件的限制和阻礙下，在兩百多年間，逐漸克服了這些「邊界」，呈現出今日的景象？如果東西向的往來是構成十八、十九世紀此流域社會經濟發展與人群互動的基礎，那麼何時開始人們能夠南來北往，與其他地域的人進行互動？頭前溪與鳳山溪流域的族群互動及其產業特色，是否也隨著交通運輸、城鎮的興起／取代、技術的克服與創新以及人口增減、經濟情勢的演變而產生新的面貌？接著，我們將分析族群分佈的形成，並從地理時間的面向考察此區域族群互動的過程，並從中思考族群—產業發展的各種可能／不可能。

二、族群分佈與族群互動的形成

臺灣的開發史上，歷經了幾波移民潮（中原漢人、閩南人、客家人、日本人、中國各省人）。不同族群的移民彼此交互往來，構成了移墾社會與今日移民社會的基礎。十七、十八世紀時，中國東南沿海人口增長的壓力，使得福建、廣東一帶的人紛紛向臺灣與東南亞尋求新天地。⁵⁵明鄭時期留下的龐大官田，吸引當時不少欲前往臺灣的移民（包含違反移民禁令之偷渡者）。⁵⁶又以開發的時序和程度來看，早期的移民們多集中於臺灣府（今台南）、鳳山縣（今高雄、屏東一帶）、諸羅縣（今嘉義）等開發較早的地區。至於半線（大肚溪）以北的大甲、竹塹、淡水、雞籠一帶，則要等到康熙末至雍正初年時（十八世紀初），隨著塘汛、軍力的部署，才進一步吸引移民前往竹塹地區進行開墾活動。⁵⁷

不過，開發的早晚先後並非決定和限制了一切。即使相較於嘉南，臺灣北

定的範圍內。參閱 Braudel, 2006, 頁 38。十六世紀生活在地中海域的人，他們最大的敵人反而是距離和相對廣闊的空間，從匯票和信件往返的時間天數即可得知。距離和空間的障礙也壓縮當時遠程貿易的發展的可能性。參閱 Braudel, 2002a, 頁 441-465。本文也將運用「可能／不可能」的觀點，來說明不同時代生活在同一塊區域的人們，他們所面對的條件限制和其中可能發揮的空間。

⁵⁵ 關於當時中國東南沿海人口壓力之問題，參閱李興雙、王雅萍，2001，頁 14-21。

⁵⁶ 康熙統治臺灣初期，曾限制廣東惠州、潮州等粵籍人民移民臺灣，理由在於清初廣東一帶械鬥頻繁，社會容易動亂，且是海盜淵藪之處。康熙認為一旦他們移民至臺灣，勢必又徒增邊疆地帶防戍上的困擾和控管成本。參閱 Shepherd, J., 1995, pp.143；以及李興雙、王雅萍，2001，頁 86。這個政策說明了何以閩南人較粵籍客家人早了近三十年至竹塹一帶開墾。據載，粵籍陸豐縣人徐立鵬於雍正三年（1725）至紅毛港一帶開墾，為客家移民之始，但泉州人王世傑已於康熙五十年間至竹塹開墾，並成立北庄與南庄等墾區庄。參閱黃旺成，1983b，頁 29-32。

⁵⁷ 參閱施添福，2001，頁 39。

部的平原是如此的少，山脈和溪流的阻隔是如此之大，但環境也同樣給予人另一種機會。誰能事先料到北部內山的樟腦、木材、茶葉，會成為將臺灣拱上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世界舞台的幕後推手？⁵⁸

同樣的，如果以開發初期的眼光來看待頭前溪和鳳山溪流域的發展，恐怕會和現在的景象有相當的落差。這層落差其實表明，環境與人群之間互動構築成的歷史，其複雜性和多樣性並不容易掌握。Braudel 的年鑑史學給予本文的啟示是，他將一般習以為常的單一線性時間觀加以分解，企圖從諸多面向掌握「整體」圖像。他說：「我們終於能夠把歷史分解為幾層平面。或者也可以說，我們終於能夠在歷史的時間中區別出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和個人時間。或者不如說，我們終於能夠把人分解為一系列人物。」⁵⁹就像在其《地中海史》所呈現的，地中海並非一個靜態的地理名詞而已，包括這個海域及其周邊的地區，透過呈現自然與人群互動的視野，他們都變得豐富起來。這個觀點促使本文思考的是，頭前溪與鳳山溪流域所蘊含的社會經濟史深度。和兩條流域一同生活的，兩百多年來並非只有我們既定印象中的客家族群，事實上，這個舞台還有原住民、閩南族群以及戰後自大陸遷移來台的各省族群一同搭建而成。歷史讓說著不同語言的人，能夠在同一塊地方共同生存發展，而本文要揭示的是那歷史的諸多樣貌，以及其中的展演者所創造和被環境賦予的各種方向。以下，將從最為表層的族群分佈圖像開始，進一步探討地理時間層次中的族群互動，做為分析產業特色的基礎。

（一）族群分佈的形成

人其實是一種古老的東西。當我們開始講述摸索時期中人的故事時，人已經在生活、勞動和創造中度過了數千年。

Lucien Febvre

依過往累積的知識和一般的理解，頭前溪與鳳山溪流域均流經所謂的客家鄉鎮：例如今天新竹縣的關西鎮、新埔鎮、橫山鄉、芎林鄉與竹東鎮等地。⁶⁰這些鄉鎮的客家人口，平均而言都超過各鄉鎮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⁶¹陳鸞鳳對照施添福和潘英的分別引述 1921 年與 1956 年的資料，認為新竹縣的族群分佈在這段期間並沒有顯著變化，仍然呈現「海閩山客」的族群分佈狀況。⁶²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是，海閩山客的族群分佈是於何時確定下來的？如果能夠對此問題提出一些看法，將有助於釐清族群—產業特色的歷史演變過程，找出該

⁵⁸ 林滿紅認為，十九世紀末臺灣開港後的三十多年間，由於茶與樟腦市場的發展使得，北部對外貿易額已逐漸超越南部，進一步導致臺灣歷史重心的北移。參閱林滿紅，1997，頁 180。

⁵⁹ 參閱 Braudel, 2002a, 頁 9。

⁶⁰ 參閱林乙華，2008，頁 92。

⁶¹ 根據潘英引自 1956 年的資料，列舉如下：關西鎮客家籍人口佔該鎮人口 96.2%、新埔鎮客家籍人口佔該鎮人口 97%、竹東鎮客家籍人口佔該鎮人口 86.4%、湖口鄉客家籍人口佔該鄉人口 91.1%、橫山鄉客家籍人口佔該鄉人口 95.8%、芎林鄉客家籍人口佔該鄉人口 94.5%、北埔鄉客家籍人口佔該鄉人口 88.7%。參閱陳鸞鳳，2003，頁 76。

⁶² 參閱陳鸞鳳，2003，頁 76-77。

流域發展的可能與不可能之處。

由於清領時期並未徹底進行過人口與祖籍調查，目前能夠掌握到最早的資料，是日本人於 1905 年進行的戶口調查。⁶³然而該表上僅僅列出全島各族群的總人口數 (397195)，無法得知新竹一帶的族群分佈狀況。在此透過 1926 年《台灣在籍民族鄉貫別調查》所提供之更為完整的資料，大略回推 1905 年的族群分佈狀況。根據陳漢光所整理的表格，1926 年新竹州的粵籍人口 (包括來自潮州府、嘉應州和惠州府) 佔全島粵籍人士的六成左右。⁶⁴如果我們以當時人口成長的水準，假定 1905 年仍維持同樣的比例，⁶⁵那麼 1926 年新竹州各郡的資料應足以窺見 1905 年該區的族群分佈狀況。一般說來省籍與語言族群有一定程度的重疊性，粵省為客籍居多，相同的閩省則多為福佬人，但是這種歸類也有一定程度的風險在內，例如閩省的汀洲府人因為使用客語，不應歸在福佬人的人口統計下面，這種情形不只在台灣如此，筆者所見，在馬來西亞的檳城有一間「廣東及汀洲會館」，便是因為汀洲人往生後不能在福建人的墓園安葬，轉而和廣東移民結合另成立會館。相同的，將潮州府人視為客家族群也可能有一定程度的風險。儘管如此，以省籍來思考語言族群的關係，仍有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這方面的資料請參閱表 5：

表 5 1926 年新竹郡、竹東郡各郡、庄及區人口

| 郡、庄 | 福建省籍 (泉州府、漳州府、汀州府) | 廣東省 (潮州府、嘉應州、惠州府) |
|---------------|--------------------|-------------------|
| 新竹郡新竹街 (今新竹市) | 30100 | 3500 |
| 新竹郡舊港庄 (今新竹市) | 11000 | 2600 |
| 新竹郡紅毛庄 (今新豐鄉) | 3000 | 4600 |
| 新竹郡湖口庄 (今湖口鄉) | 0 | 11300 |
| 新竹郡新埔庄 (今新埔鎮) | 100 | 20600 |
| 新竹郡關西庄 (今關西鎮) | 400 | 20700 |
| 新竹郡六家庄 (今竹北市) | 1300 | 4400 |
| 新竹郡香山庄 (今新竹市) | 11100 | 1600 |
| 竹東郡竹東庄 (今竹東鎮) | 100 | 12900 |
| 竹東郡芎林庄 (今芎林鄉) | 0 | 9300 |
| 竹東郡橫山庄 (今橫山鄉) | 200 | 10900 |
| 竹東郡北埔庄 (今北埔鄉) | 0 | 8800 |
| 竹東郡峨眉庄 (今峨眉鄉) | 200 | 6300 |
| 竹東郡寶山庄 (今寶山鄉) | 500 | 9400 |

資料來源：陳漢光，1972，《日據時期臺灣漢族祖籍調查》頁 93-94。

從上表得知，1926 年新竹郡與竹東郡內的族群分佈確實相當明顯。例如臨

⁶³ 參閱李興雙、王雅萍，2001，頁 314-315，表五—四十一。

⁶⁴ 當時新竹州粵籍人數是 353300 人，而全島粵籍人數是 568300 人。參閱陳漢光，1972，頁 88。

⁶⁵ 從李興雙、王雅萍的表看來，1905-1935 年間，粵籍人口佔全島總人口約 13-14% 左右，變動不超過 1.5%。故推測 1905 年新竹州粵籍人口佔全島粵籍人口的比例，應不至於變動甚巨。在此僅僅試圖推敲，新竹州內的閩粵族群分佈的密集程度，在 1905 年時已經大略確定下來。

海的新竹街、舊港庄、香山庄均呈現閩籍人口集中的現象，而竹東、芎林、橫山、北埔、關西、新埔、湖口、寶山、峨眉等地則幾乎是粵籍客家人的地盤。若根據當時人口成長的緩慢速度回推 1905 年的狀況，族群分佈與密集狀況應不至於差距太遠。也就是說，頭前溪與鳳山溪流域的族群分佈，極有可能在清末時已經大致成形。

根據施添福的區分，在漢墾區、保留區與隘墾區三種人文地理空間中，族群分佈也有一定程度的意義。特別是從地理空間上來看，從海邊開始，即使是在漢墾區中族群分佈已有差別，保留區到隘墾區則有更多客家人與原住民的歷史記憶。黃南球的後山開發史，便是一段值得深入的歷史。

年鑑學派創始者 Lucien Febvre 在考察兩個種族間的萊茵河時說：「語言與歷史有什麼關係？最直接的關係。一種語言就是一個人群。沒有一個人群不握有自己的語言，沒有一種語言不表達一個『單位』的思想：是否應該說政治單位？政治這個詞由於它的現代含意而具有危險性，姑且說是文化單位吧，同時並不排除它的政治含意。不同方言的某些符號是否握有共同的起源？應該說，這些有著親緣關係的方言曾經握有一個共同的母語。所以說，必定有一個人群在同一個時期中使用這種語言。在哪裡？什麼時候？這就是問題。」⁶⁶族群分佈圖像，不僅呈現這些人群住在哪裡，也直接點出說著不同語言的人如何在歷史、地理的不同平面中尋找可能的出路。當我們想要考察這些人群時，正如 Febvre 所說的，他們可能已經走過了幾千年。就像考古學家仍然不斷確認臺灣的原住民究竟於何時從何地而來，甚至追溯至史前時代。而客家族群的祖先，自數百年前的中原，因戰亂波及不斷遷徙至華南，最後散佈於閩、粵、廣西和臺灣南北。⁶⁷而頭前溪和鳳山溪流域的高山、丘陵和平原，也帶著歷經千萬年沈澱形成的樣貌，迎接著同樣活動了數千年，來自各方的族群。映入眼簾的，就是人與環境的關係史。接著就從 Braudel 的地理時間層次，探討自然環境與族群互動的關聯，作為本文社會經濟考察的基礎。

（二）地理時間中的族群互動與族群產業基礎

1. 高山、丘陵與平原：族群互動的平台

Braudel 所談的地理時間是：「...一種幾乎靜止的歷史——人同他周圍環境的關係史。這是一種緩慢流逝、緩慢演變、經常出現反覆和不斷重新開始的週期性歷史」⁶⁸確實，今天人們看到的飛鳳丘陵，鳳山溪源頭的雪山山脈、西部麓山帶和兩條河流沖積而成的新竹平原，可能和兩百多年前相去不遠。即使地貌因地震、洪水產生了些微的改變，也仍然牽制著過去與現在，人們生活、往來與從事社會經濟活動的方式。

環繞著頭前溪與鳳山溪流域的，有高達一、二千公尺的高山，有兩、三百公尺起伏不定的丘陵，也有適於墾殖的沖積平原，當然還有吸納河水的臺灣海峽。然而，豐富的地理型態，給予人們不同的生活基礎。可以想見，高山的兩

⁶⁶ Febvre, 2003, 頁 21。

⁶⁷ 參閱漢聲雜誌編輯之《認識客家》專輯。漢聲雜誌，1990，23，頁 15-21。

⁶⁸ 參閱 Braudel, 2002a, 頁 8。

邊幾乎是截然不同的世界。由於史料的缺乏，長年生活在高山中的原住民世界，似乎僅僅在外力進入的事件中才為人略知。⁶⁹泰雅族與賽夏族的生活領域，彷彿變成了由移墾者、殖民者構築而成的圖像。而在這些事件之前，他們自為自在生活的一面卻被掩蓋了。仔細剖析高山的景象，其實那裡沒有平原飽受的洪水侵襲，活動空間的限制並不比沖積平原小。他們能夠在廣大的山林裡尋覓耕地，待地力衰竭時，再從其他林地中闢出新耕地，過著游耕的生活。⁷⁰而且，高山的環境並非完全封閉。從清代臺灣平埔族幾次遷移可以得知，只要掌握了山脈間的通路，中央山脈天然屏障的印象就被打破了。⁷¹不過，對於初來乍到的移墾者和殖民者來說，高山便顯得相當陌生，並且讓他們感到恐懼。在丘陵地帶上築起的一座座隘寮，除了見證了族群之間的歷史對抗、衝突，也反映著環境對於人們活動空間的限制。清代「番界」的劃定除了是防禦性的措施之外，難道不也正是將高山的危險性和陌生性給區別開來的標誌嗎？縱使人們已經用各種方法、技術征服了原先的恐懼與交通障礙，並取得山上豐碩的資源，如樟腦、木材，但直到今天，居住在鄰近高山地帶人口的仍屬少數（見圖 27）。⁷²近十年來，五峰、尖石、芎林、關西與橫山等地的人口已呈現趨緩、停滯的現象。而平原地帶的竹北、新豐和夾於河谷間的湖口、竹東地區的人口則逐漸增長。整個區域的人口顯然是逐漸往平原地帶集中。高山地帶，顯然還是脫離不了巨大地理障礙的印象，各個族群從那裡取得生產資源後，便遠離了（包括主動與被迫的）山區的生活環境，選擇到丘陵、平原、海埔進行交換、再生產。山區曾經是不同族群及其文化的相遇點，但由於他固執而頑強的性格，堅持留在原處，形塑著車水馬龍的平原與河谷地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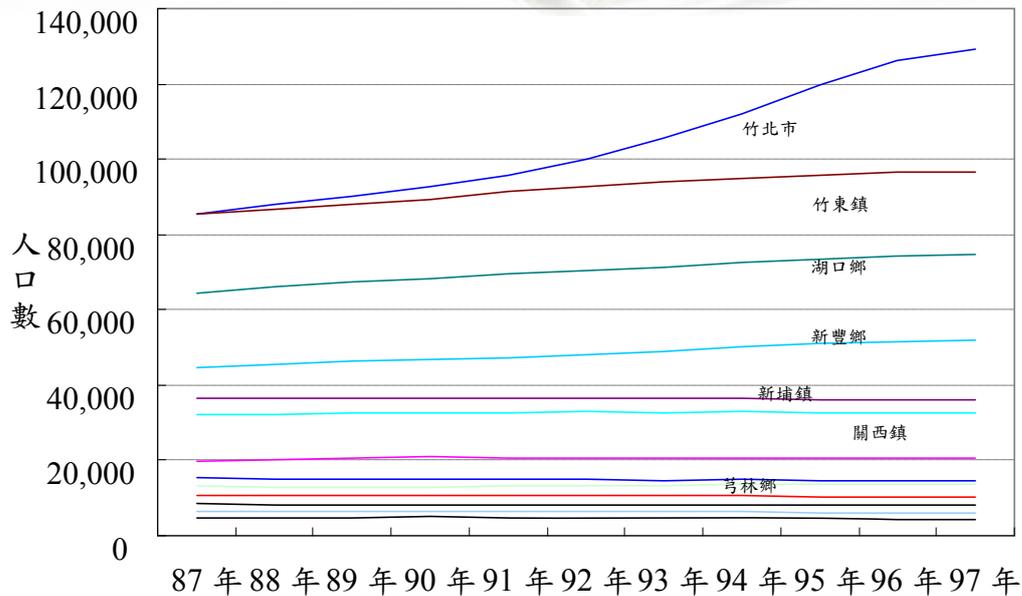
⁶⁹ 並非所有的原住民一開始都居住於高山上。在陳佳誼的田野訪談中，兩位賽夏族長老提到，賽夏族原先自宜蘭登陸，後到新竹南寮、竹東二重埔一帶生活，是由於漢人移墾者不斷進逼，才迫使賽夏族遷往北埔、南庄一帶。參閱陳佳誼，2000，頁 83-86。

⁷⁰ 參閱葉爾建，2005，頁 86-87。

⁷¹ 最近的平埔族研究均指出，臺灣中部的岸裡社曾聯合中部其他平埔族聚落，於十九世紀初期進行大規模的遷移活動。其中一批在泰雅族的協助、引導之下越過中央山脈，抵達蘭陽平原，爭取更多生存空間。參閱陳秋坤，1997，頁 208。而從泰雅族的族群分佈來看，自蘇澳南端至大安溪以北的西部麓山帶，幾乎涵蓋了雪山山脈，是他們可能的活動範圍。因此，高山並不完全是絕對的阻礙，對原住民來說反而充滿著移動的可能。見臺灣番族分佈圖，參閱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1996，頁 3。

⁷² 網址：<http://web.hsinchu.gov.tw/uploaddowndoc?file=/account/stats/9706%E6%9C%88%E5%A0%B1-.xls&flag=doc>

圖 27 新竹縣近十年各鄉鎮市人口變化



資料來源：新竹縣政府主計處 9706 月報

丘陵和平原則始終是頭前溪與鳳山溪流域史的主角，也是族群互動的主要舞台。兩條河流分別發源自雪山山脈西面的鹿場大山和鳥嘴山，各自沿著湖口臺地與竹東臺地向西蜿蜒，最後匯流於南寮港前，注入臺灣海峽。他們的走向形成了一個「燕尾形的雙子河河谷」，⁷³吸納、滋養了來自各方的人群。康熙五十年間，泉州人王世傑率領故鄉一百餘人前來，與竹塹社的道卡斯族和鄰近的賽夏族一同共處，逐漸將竹塹一帶墾成水田。⁷⁴當時分成北莊與南莊共三十七莊。⁷⁵然而，人口越來越多的同時，勢必面臨生產力不足的問題。廣大的草地需要更多的人力開墾才能養活新增人口，再加上當時的墾佃制度中，地主不見得是實際的生產者，通常需要招募許多佃農做為實際的生產者，並從中抽取地租。而佃農還可以繼續找其他佃農幫忙耕作，並再向他們收取租金。於是，在大量勞力需求的狀況下，配合當時中國東南沿海的人口壓力，更多的漢人湧入竹塹平原地帶。平埔族除了耕作技術不如漢人外，原先掌握的土地也不斷因官方的差役、無力償還借貸或契約文字上遭受漢人矇騙而不斷流失。環顧頭前溪與鳳山溪流域，僅剩下雙子河的河谷地和東南丘陵一帶的發展空間。湖口臺地周邊的吧哩囑之野、鳳山崎，由於地勢較為平緩，且離洪水氾濫的頭前溪有段距離，因而成為竹塹社平埔族的新據點。⁷⁶有趣的是，許多文獻都指出頭前溪

⁷³ 雙子河河谷的概念由地理學者李鹿茸提出。參閱李鹿茸，1984，頁 267。

⁷⁴ 經比對、考察史料後，施添福認為王世傑等人應於康熙五十年間至竹塹附近三十里一帶拓墾，也就是竹塹社所在之東門街與城隍廟附近，而非一般所言的康熙三十年間，如此較接近一般文獻指涉之「鹿場半被流民開」的印象。這個範圍大約座落於頭前溪與客雅溪之間（今香山一帶），而非竹塹埔（竹塹至南崁一帶的台地與平原）所指涉的範圍。參閱施添福，2001，頁 233-240。

⁷⁵ 各莊之詳細地點，參閱盛清沂，1980，頁 160。

⁷⁶ 據盛清沂的考證，竹塹社人於乾隆十二年（1747）自竹塹舊社前往新埔（舊名吧哩囑之野）一帶開墾。而竹塹社另一支人則於兩年後前往竹北一帶（舊名霧崙毛毛埔）開墾，是為竹塹

河谷較鳳山溪河谷開墾較晚的事實。⁷⁷當然，清代臺灣番界政策的制訂自然也有影響，但乾隆二十五年（1760）與乾隆五十五年（1790）兩次修訂的「番界」，不斷向頭前溪與鳳山溪上游推進的現象，其實也說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人為劃定的族群隔離界線，仍然抵擋不了人群遷移造就的歷史力量。⁷⁸從地理環境的角度思考，本文認為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是，人們先選擇鳳山溪河谷而非頭前溪河谷，可能的因素會是什麼？從《新竹縣志》記載的兩條河川之洪水流量來看（參閱表 6），洪水似乎還是影響人群遷徙選項的重要因素。族群互動的過程，其實也就是人和環境妥協的過程。平埔族擋不住漢人不斷向平原湧進，以及他們農耕上的優勢，只能往內山尋找機會。這是地理結構的侷限性，卻同時也是地理結構賦予的可能性。

表 61941 年鳳山溪與頭前溪洪水流量比較

| 河川名 | 頭前溪 | 鳳山溪 |
|-------------------|----------|-----------------|
| 比較類別 | | |
| 下游洪水流量（單位：秒／立方公尺） | 4700.000 | 358.282（未註明上下游） |

資料來源：黃旺成主修，1983，《新竹縣志》，頁 82-85。

2. 地理邊界的突破？交通運輸的發展與城鎮的興衰

從交通、運輸的發展，同樣也能夠進一步思考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和變化。特別是當運輸工具與技術水平突破時，是否也意味著這些地理「邊界」或障礙逐漸為人所突破？而這是否也影響了日後族群活動的範圍以及族群互動的關係？首先說明土地開墾與交通發展的關係，主要也是嘗試針對地理環境與人群互動方式的演變進行討論。

如果從原住民的生活史和地理時間中緩慢甚至變化極小的山區一併思考頭前溪與鳳山溪一帶土地開墾的進程，則會得出一個不同的結論，也就是開墾的方向不純然是由西部的平原地帶逐漸向內山的丘陵甚至山脈前進，而是不同的族群從平原與山脈出發，逐漸會合於丘陵一帶，之後分化出中心城市與周邊鄉鎮。綜觀十五世紀至十九世紀末平原、丘陵台地與西部麓山帶的發展，其實歷史的重心是逐漸往頭前溪與鳳山溪的中上游地帶轉移。⁷⁹但進入二十世紀後，

社之「新社」。參閱盛清沂，1980，頁 169。范明煥則指出此地土地特別肥沃，竹塹社人逐漸引水墾田，奠定往後朝鳳山溪河谷發展的基礎。參閱范明煥，2000，頁 46。

⁷⁷ 參閱李鹿革，1984，頁 273；范明煥則指出竹東一帶的開發較新竹平原慢了近六、七十年，也就是直到十八世紀末期才逐漸開墾成熟。參閱范明煥，1999，頁 377。

⁷⁸ 國家也許在軍事和行政資源上有其壟斷的地位，特別是像清廷這樣的帝國。但國家同樣也是整體結構中的行動者，因而也會受到其他行動者的影響。當幾個墾戶不斷向「番界」地帶前進，招募大批佃農，並向地方官府取得開墾許可，或者先行偷墾再報陞，勢必增加了漢人與原住民間發生摩擦、衝突的可能性。因此，清代「番界」的擬定實際上受到整體情勢的演變而影響。但 1790 年訂定之新番界，隨後也由於屯務不彰而逐漸喪失它的作用。從十九世紀末期內山隘墾活動的頻繁即可略知漢人移墾的趨勢，已非人為設置的「番界」所抵擋的了。

⁷⁹ 施添福將清末臺灣西部的市鎮群區分為三種類型：一是西部沿海鄉街市鎮群，主要功能是做為移民登台之門戶和日常補給品的集散中心，像是雞籠、淡水、鹿港、安平、東港等地，大致於十五至十七世紀時出現，並維持至十八世紀。二是西部臺地平原鄉街市鎮群，主要為提



隨著鐵公路系統的完善，平原地帶又再次取得歷史舞台的焦點。

環繞著頭前溪與鳳山溪的丘陵地帶，如何成為十九世紀各族群活動的歷史重心？人為設置的「邊界」，是將丘陵地帶送上歷史舞台的推手之一。清代設置的「土牛溝」，除了是地理、軍事與族群「邊界」的象徵之外，這條人為挖掘的南北向「邊界」，也象徵著不同族群開墾方向上的交會點。當然，這條「邊界」隨著漢人不斷向內山推進，原住民與漢人通婚的比例增加，逐漸喪失其防衛性的功能，族群對抗的關係也逐漸淡化。但就在原先座落在丘陵地帶的人為「邊界」逐漸消失的同時，平原、丘陵上的各街庄正逐漸連結起來。歷史學者林玉茹的「市場圈」概念，說明了內部街庄之間的交通連結，如何隨著土地拓墾、商品貿易而發展起來。在分析上是以「竹塹城為此區域的首要城市，並以竹塹港為首要吞吐口，而形成一個地區性的市場圈。」⁸⁰不過，本文將進一步把「市場圈」的演變，與頭前溪、鳳山溪的地理條件，交通運輸對人群移動、商品交換的影響以及此區域族群互動等因素一同考慮進來，以便掌握此區域的整體發展。

交通如何逐漸突破了地理的「邊界」？這可以從清末臺灣的幾個社會現象來討論。第一，十九世紀後山區木材、樟腦的發現與製造，幾個沿山鄉街成為交易與買賣的中心，例如九芎林、竹東、北埔、新埔、咸菜甕等。⁸¹日治初期的林業調查即顯示，頭前溪上游地區的樟科樹木比例頗高，⁸²腦業的興起及其獲利的吸引力，對於急需獲取自然資源奠定統治基礎的殖民政府而言，自然可想而知。第二，清代南北向的官道，從一開始治理上和軍事防務上的單純角色，也逐漸承擔了商品交易的重任，並促使內山地帶南北向道路連結的出現。鳳山溪中游的咸菜甕，到頭前溪以南的北埔、甚至是苗栗縣境內的三灣，自十九世紀末期便由於製腦和官方「開山撫番」政策之需要而連成一線。⁸³然而，當時的道路狀況，用現在的標準來看，自然有其侷限性。白順裕在其《清代竹塹地區的交通》研究中指出，竹塹城內一般的輸送貨品的道路，僅約 3.8 公尺寬，而城外的小路，僅約一公尺，連一輛牛車要行走都相當困難。⁸⁴即使有了路（以現在標準看還不能算是真正的道路），當時的交通工具也容易因泥濘的路面而損壞，因而減低了移動的速度。而在山區製成的樟腦，也需以人力肩挑的方式徒步運至交易中心如竹東、九芎林等地。⁸⁵《淡新檔案》內一份 1889 年（光緒十五年）新竹縣內旅程時間調查顯示，由新竹縣城行至內山番界一帶，需要一日。⁸⁶扣除夜間休息的時間，恐怕需要兩個白天才能抵達。因此，就竹塹地區的市場圈而言，以東西向為主的商品運輸仍會面臨地形與交通狀況的限制。而 1893

供鄰近農村日常所需，例如大甲、新埔、通霄等地；或者是各區之行政中心，如竹塹、嘉義。第三類是西部山麓地帶的鄉街市鎮群，主要於十九世紀發展起來，擔任開墾據點和商品交易的中心。如北埔、竹東、關西等地。施添福認為這三類鄉街市鎮群基本上奠定了臺灣都市體系的基本架構，但市鎮仍隨著人口的遷移、行政地位的升降而有所起落。參閱施添福，1982，頁 22-25。

⁸⁰ 參閱林玉茹，2000，頁 33-34。

⁸¹ 參閱林玉茹，2000，頁 97。

⁸² 參閱葉爾建，2005，頁 90。

⁸³ 參閱林玉茹，2000，頁 98。

⁸⁴ 參閱白順裕，2004，頁 61-62。

⁸⁵ 參閱林滿紅，1997，頁 136。

⁸⁶ 參閱《淡新檔案》，15113-11。

年 11 月（光緒十九年）雞籠—新竹間的鐵路完成後，商品的運輸速度較牛車更為快速，也打通了原先地理的阻隔，讓國際市場得以深入地區性的市場圈。⁸⁷ 第三，竹塹地區與臺灣南北其他地區的貿易逐漸從水路運輸轉變為陸路運輸，也是另一個突破地理「邊界」的證明。十七、十八世紀的臺灣島內，人們若要南來北往，不僅要面臨湍急的溪水，還有深山原住民不時的威脅，選擇海路顯然相對安全，而且也是當時最快抵達目的地的選擇。關於臺灣島內當時內部的運輸狀況，相關資料並不多，僅能間接地推斷。林滿紅引述海關報告的資料指出，臺灣沿岸的水路運輸，以鹿港以北較為頻繁；⁸⁸ 而王世慶在清代臺灣米產與外銷的研究中也指出，當時由於島內交通不便，又臺灣北部在 1882 年後，城市人口逐漸增多，加上遭遇凶作之年使得米穀供應不足，臺灣中、南部大量生產的米石無法直接運往北部，反而只能依賴淡水和大陸各港間的定期輪船運輸米穀來供應。⁸⁹ 另外，在清代為竹塹出口樟腦、米穀、茶葉的重要港口：舊港，隨著泥沙不斷淤積，以及鐵道路線的完善而逐漸喪失其出口地位。⁹⁰ 這些現象都透露了人們從受限於地理環境，到透過改善運輸方式，克服陸上地理限制的過程。而就短期的情勢（1880~1930 年代）來看，特別是日本殖民後，正值世界對樟腦需求增高的經濟形勢，⁹¹ 促使內山的交通進展快速。1899 年臺灣總督府將樟腦定為官方專賣後，樟腦的產銷逐漸集中化，向外輸出。但這需要將內陸各個市鎮要點與縱貫線連結起來，才能使產銷通暢。1907 年（明治四十年）開始，以新竹為中心的輕便軌道開始架設，並延伸至竹東、北埔、內灣、舊港等地。⁹² 1933 年起開闢山邊縱貫道路，自台北三峽一路經龍潭、關西、竹東、三灣、卓蘭、東勢等地。1935 年三峽至北埔路段開闢完成。⁹³ 至 1937 年底，與竹東連結的州指定道路和產業道路多達二十七條，涵蓋新埔、六家、芎林、關西、北埔等地。⁹⁴ 當然，日本殖民政府的「理蕃政策」，也是促成道路延伸至內山一帶的因素，⁹⁵ 在治理的過程中，道路化身成為統治的象徵，也是分析社會經濟特質的線索。

交通真的克服了地理環境的障礙嗎？用 Braudel 的話來說，它們是各個族群親手打造的「共同的人文條件」。⁹⁶ 道路、鐵路等陸上交通的改善，還是立基

⁸⁷ 劉銘傳於 1886 年（光緒十二年）向清廷建請興辦鐵路時，他的理由是為了振興全臺商務和貿易出口，同時也有助於軍事上的調度。參閱周憲文，1957，頁 69-71。雖然劉銘傳去職後，鐵路工程僅完成至新竹，而且當時的鐵路不甚穩定，貴重商品如茶葉、樟腦仍可能多透過已發展相當成熟的海運輸送，鐵路僅分擔部分運輸工作。參閱 Morse, 1957，頁 99。但鐵路的出現已經開啟了一個歷史契機，至少它象徵著阻礙兩三百年島上人們行動的地理屏障能夠逐漸為人所突破。由於人群流動的可能性提高，整個地區性市場圈的產業也必須隨之調整，容後分析。

⁸⁸ 參閱林滿紅，1997，頁 103-104。

⁸⁹ 參閱王世慶，2006，頁 117。

⁹⁰ 參閱黃旺成主修，1983c，頁 2538。

⁹¹ 根據黃紹恆的考察，臺灣樟腦的產銷狀況，在 1919 年時達到高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人造樟腦的崛起而在價格競爭上逐漸喪失優勢。參閱黃紹恆，2000，頁 78。

⁹² 參閱黃旺成主修，1983d，頁 2830。

⁹³ 參閱黃旺成主修，1983d，頁 2817。

⁹⁴ 參閱竹東郡役所編，1985[1937]，頁 42-46。

⁹⁵ 參閱郭莉芳，1998，頁 85。

⁹⁶ 「共同的人文條件」是指人在共同自然環境的限制之下，「親手建立起來的整體」。參閱 Braudel, 2002a, 頁 339。

於自然環境所提供的各種可能性與限制之上，並提供了城鎮發展的必要條件。進入了二十世紀，頭前溪與鳳山溪流域的景象開始變得不同。在雙子河谷的四周，新埔、關西、芎林、竹東等幾個城鎮逐漸興起。從地圖上看來，他們還是依附著河流沿岸的少許平地發展，同時也掌握了內山資源輸出的要衝。無論商品是走由東向西，通往舊港再運往大陸或香港的路線，還是走內陸經龍潭與大稻埕、雞籠銜接的路線，在離開新竹之前都勢必得經過這些商業樞紐。究竟是道路成就了這些城鎮？還是它們所在的地理位置成就了它們呢？無論如何，最終還是得靠人們能否掌握了這些歷史給予的契機。芎林（九芎林）、竹東（樹杞林）、新埔、關西（咸菜甕）在清末時逐漸發展成米市、樟腦市集之中心，⁹⁷日治時代的竹東、新埔更由於附近具有適合種植茶葉的淺山丘陵，⁹⁸同時又作為交通樞紐，而成為 1950 年之前頭前溪、鳳山溪河谷的中心。

然而，地區性的產業與運輸中心能否維持，還需要取決於大環境的情勢。1950 年代之後，臺灣逐步走向工業化的同時，也漸漸出現產業方面的轉型。就自然環境的條件而言，竹北、新竹市享有平原腹地之優勢，掌握了商品交換需要的高速流動基礎。但竹東、新埔、關西等城鎮，雖然就地理位置上離自然資源較近，可以盡量降低生產成本，但相對而言卻依賴自然資源在世界市場上的需求。以竹東來說，雖然鄰近茶葉、煤礦、油田、天然氣、水泥、林業等自然資源產地，但當面臨資源不足、戰爭及產業升級的趨勢出現時，喪失集散地的危機便逐漸浮現。⁹⁹自然環境提供了可能性，但這並非保證歷史發展的節奏就依循這個機會。反過來說，歷史也並不保證平原地帶何時能成為文明的焦點。地理時間是緩慢的，自然環境作為結構條件的一種並不容易改變，但它是人與事件變化更迭的見證者。

3. 從地理時間的觀點思考客家族群的產業特色

我們還知道，文化的地理區劃在千百年中很少變化。人由於祖祖輩輩侷限於以往的成果，更願意在自身經驗的框架內生活。人是個集群：單個的人在集群中有進有出，但集群卻始終同一定的地域，同熟悉的鄉土相結合，並在其中紮根生長。

Fernand Braudel

城鎮、道路的發展，自然會影響到產業類型的轉變與人口的流動，而城鎮與城鎮之間，也隨著產業與人口變遷，以及既有地理條件、自然資源的限制，出現新的中心—邊陲關係。然而，歷史的舞台並非只是那些光鮮亮麗的中心一枝獨秀，曾經處在過去區域中心的人們，正悄悄的用「另一種」方式生活著。他們不僅攜帶著他們的歷史記憶到了今天，同樣的也承載著地理時間沈澱下來的諸多社會經濟意義。

⁹⁷ 參閱黃旺成主修，1983c，頁 2480。

⁹⁸ 參閱王良行總撰，2005，頁 55；新埔鎮公所編，1997，頁 250。

⁹⁹ 以玻璃工業來說，竹東正是玻璃原料—矽砂、石灰石的主要產地，極為適合製造玻璃，但 70 年代臺灣工業轉型升級，逐漸朝向高科技與服務業轉向時，玻璃工廠便逐漸沒落。參閱郭莉芳，頁 74。

就今日頭前溪、鳳山溪流域的閩南、客家與原住民族群分佈來看，還是有相當的區隔。2005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顯示，頭前溪河谷地帶的竹東、橫山、芎林，以及鳳山溪河谷地的湖口、新埔、關西等地，仍為客家人居住的主要地區，其比例均佔該鄉鎮人口的70%以上。而沿海平原的新竹、竹北、新豐等地則呈現閩南、客家混居的現象。至於山區的五峰、尖石則為原住民主要的群居地帶。¹⁰⁰而本文前面的分析已經指出，這裡的族群分佈已於十九世紀末期大致確定下來。族群邊界基於統治需要的安排，以及漢人移民對原鄉環境的追尋，都是可能的因素。交通網絡的建立，則是將分佈於平原、丘陵和山區，有明顯地域性區隔的各個族群，橫向地連結起來。但傳統產業逐漸沒落時，原先仰賴茶葉、礦石、天然氣開採維生的人們，如何因應？

有趣的是，儘管內山鄉鎮不再是產業發展的中心，而且近三年來，如關西、新埔、橫山、芎林等地均出現遷出人口大於遷入人口的趨勢，¹⁰¹但這些河谷、丘陵地帶卻將當地的特產：茶葉、柑橘、油桐花，轉換成觀光、休閒產業的型態，作為當地另一種發展的可能性。這樣的轉變，從地理時間的角度來思考，其實極富其社會經濟意義。因為，人與環境之間彼此交互作用產生的歷史，用Braudel的話來說，仍然繼續在「自身的經驗框架」裡發揮著，並且扎根在既定的文化地理區劃內，產生了客家族群的產業特色。

茶葉一向是新竹縣的主要財源，不僅具有外銷價值，產量佔全省的一半，¹⁰²而且也是在樟腦產業沒落之後堪稱代表頭前溪與鳳山溪一帶的頭號產業。但由於長期以來相當倚賴國際市場，茶葉價格與外銷量經常受到戰爭與其他競爭產地的影響。例如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受到戰爭波及，大量的臺茶滯銷。¹⁰³1920至30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時期，茶葉出口銳減，加上臺灣原有的耕地面積較少，工資較高，因而單位生產成本較高，更讓臺灣的烏龍茶無法在市場中競爭，而逐漸由印度、爪哇等地種植的紅茶所取代。¹⁰⁴日治中期後，殖民政府開始推廣紅茶的製造，獎勵生產，並以日本市場為主。單單關西庄就生產了新竹郡全部產量的79%，至日治末期更達到全郡之81%。¹⁰⁵二次大戰後，政府鼓勵生產綠茶，售往北非，加上六零年代後日本商人將煎茶技術引進，使得綠茶躍居臺灣茶葉外銷首位，茶產業再度復興。¹⁰⁶戰後關西鎮的茶產量反映了當時的榮景。¹⁰⁷然而，受到其他國家在工資、耕作面積等生產成本上的優勢，臺灣茶葉出口量在1970年代末期逐漸下滑，逐漸從國際市場退出，轉以國內市場為主，¹⁰⁸專注於製茶技術上的提升與改良。

¹⁰⁰ 參閱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編，2005，《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附件六，〈臺灣族群分佈〉，頁3-10。見<http://www.hakka.gov.tw/public/Attachment/512722155971.pdf>

¹⁰¹ 參閱新竹縣政府主計處之月報，97年1月~6月，以及95年新竹縣統計要覽。見<http://web.hsinchu.gov.tw/accounting/index.jsp>

¹⁰² 參閱黃旺成主修，1983c，頁2693。

¹⁰³ 參閱范明煥，2007，頁53。

¹⁰⁴ 參閱陳宇翔，2004，頁77。

¹⁰⁵ 參閱范良貞、田金昌，2007，頁15。

¹⁰⁶ 參閱陳宇翔，2004，頁80。

¹⁰⁷ 根據范良貞與田金昌引自新竹縣統計年報的資料，1950年至1980年是關西地區茶葉耕作面積的鼎盛時期，可以判斷有不少人依賴茶葉為生。參閱范良貞、田金昌，2007，頁22-23。

¹⁰⁸ 參閱陳宇翔，2004，頁119。



茶產業的轉型，是否就意味著這個產業一蹶不振？從地理時間的角度來看，其實不見得如此。本文認為，更具意義的，是茶產業在百年來的發展過程中，如何從純粹經濟利益取向，轉化成具有族群特色的文化產業。例如，關西的「元昌有機綠茶農場」，便透過新的耕作法與冷泡茶的研發成果，以及呈現製茶過程等活動吸引遊客。¹⁰⁹ 朝向休閒、觀光型態的茶產業，相較於著重商品流動、效率與高獲利的服務業與高科技產業而言，則呈現另一種產業風貌。茶產業型態的轉變，自然受到外在經濟情勢的影響，但就長時段的角度而言，這何嘗不是地理環境在危機中給予客家族群的一種可能性？也就是說，人們嘗試在地理資源的有限性，和其集體記憶的結合，展現出一種經濟文化。¹¹⁰ 茶葉的產業史，基本上也反映了客家族群在不同階段對它的詮釋，並與自身的開墾奮鬥史結合起來，重新賦予「茶」這個概念新的意義。過去佔地上百公頃的茶園，如今轉型成觀光果園、農場。¹¹¹ 種植的對象也不限於茶葉，在既有的土地、氣候條件下，傳統的柑橘也現身了。橫山的古道、新埔的義民廟，都成為新興的旅遊景點，也是極具代表性的客家產業。¹¹² 頭前溪河谷平原的中心——竹東，其經濟資源涵蓋了農、林、礦、工，也幾乎涵蓋了產業分類標準的一至三級。¹¹³ 近年來隨著產業重心逐步往高科技、服務業移轉，逐漸引發這些傳統產業是否作為文化資產的討論。例如將竹東火車站周邊的景點如玻璃石粉廠、台泥竹東廠、竹東大圳，重新規劃為歷史性建築或公共設施，¹¹⁴ 亦是產業的另一種可能。

在臺灣的開發史上，內山的客家鄉鎮曾經是拓墾與生產的最前線，是國際市場與國家關注的焦點，但當市場的重心逐漸轉移時，客家族群透過彰顯其文化與居住環境給予資源上的各種可能性，朝休閒與觀光的方向發展。平原、丘陵、河谷、山區的地形依舊沒有很大的變化，族群分佈依然相當明顯，但是相較於原住民人口不斷遷出的山區，以及高度競爭，發展幾近飽和的平原地帶，客家族群卻在地理限制之下走出新的道路。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的出現，正是人與自然環境彼此構成的面貌。

四、結語：文明與文化的交錯——族群產業的社會經濟意涵

以上的分析僅僅是一個初步的圖像，透過年鑑學派的觀點重新理解頭前溪與鳳山溪流域的社會經濟基礎，當然最為核心的還是生活在此區域的各個族群，以及他們和環境的互動關係中所發展出的各種可能性。側重地理時間的角度進行分析，並非意味著地理決定論，而是試圖找出歷史表層背後，同時存在著的緩慢變動力量與結構條件，並重新思考其中人們如何選擇，又如何因應。在臺灣這樣一個移民社會裡，不難發現每個族群都攜帶了一些原鄉的記憶來到這塊土地，但在新環境提供的各種可能與不可能之間，又重新轉化成新的集體記憶，賦予自身不同的意義。而在以閩南人為多數的臺灣社會中，客家族群的經歷便特別凸顯出來。客家族群的特質以及因地制宜的產業特色，也正是在其

¹⁰⁹ 參見：http://ezfun.coa.gov.tw/view.php?theme=spots&id=J_coa_20030311180041&city=J&class=C03,C04。

¹¹⁰ 參閱張維安、謝世忠，2004，頁 190。

¹¹¹ 參閱張維安、謝世忠，2004，頁 206，表 5B-1〈關西鎮各類休閒相關之場園莊簡表〉。

¹¹² 參閱張維安、謝世忠，2004，頁 156-160。

¹¹³ 參閱鄧毅中，2003，頁 5-1。

¹¹⁴ 參閱鄧毅中，2003，第五章的討論。



不斷遷移的歷史經驗中和不同族群以及不同環境下互動的結果。

許多客家研究的文獻都指出客家人來自中原，隨著朝代更迭、戰亂不斷由河南逐漸渡過長江往華南、臺灣甚至東南亞遷徙的歷史過程，甚至將客家人比擬為「東方的猶太人」。¹¹⁵但這段人群與環境不斷互動所構築的歷史經歷與百年來在台灣形成的社會經濟基礎，從更深刻的「文明史」整體來思考，可能又有不同的見解。借用 Braudel 對「文明」(civilization) 與「文化區域」(cultural area) 概念，¹¹⁶客家族群其實構成了中國文明的一部份，但就語言、食物、習性來看，也自成一個文化區域，在戰亂與不同時代中逐漸確定下來。他們也是中國文明內部其中一群承載著不同階段歷史記憶，不斷移動的族群。客家族群的歷史經歷，用 Braudel 的話來說，就是他們的「文化財產」(cultural goods)。「文化財產」會隨著人而移動，「人旅行，文化財產也旅行」，¹¹⁷但也可能被人所拋棄或被另一批人拾起，或者隨著環境、文明間的搭疊、交往、取代而轉化其意義。族群產業的社會經濟史，其實是在文明與文化長時期的交錯中逐漸累積而成。從「原鄉」作為整個客家族群不斷反覆述說的資源，到成為四散東南亞、歐美，乃至臺灣東西南北各處的「XX 客家」，從清末開港，面向資本主義文明的樟腦、茶產業，到今天強調在地特色、吸引其他族群體驗的客家文化產業，再次證明了社會經濟史的深度無法單純從經濟、產業轉型的階段來思考，更重要的是實際活動的人，如何在不同的時代裡面對各種條件限制所開創出來的可能性，以及不同經濟活動層次之間潛藏的變與常。最後，本文以黃仁宇的一段話，為族群—產業這項議題下一個註腳：「……生命的真意義，要在歷史上獲得，而歷史的規律性，有時在短時間尚不能看清，而需要在長時間內大開眼界，才看得出來。」¹¹⁸

陸、計畫成果與自評

作為學群計畫的整合計畫的一部份，第一年計畫仍處於有討論但整合不易的現象。雖然學群都有依照原先的計畫，進行討論、整理資料，但是每一個子計畫的研究成果，必須到最後的時間才會出現。因此，各子計畫的之間的整合度的進行，便有一些延遲。相信在第一年的成果上，第二年的成果將出現較具體的整合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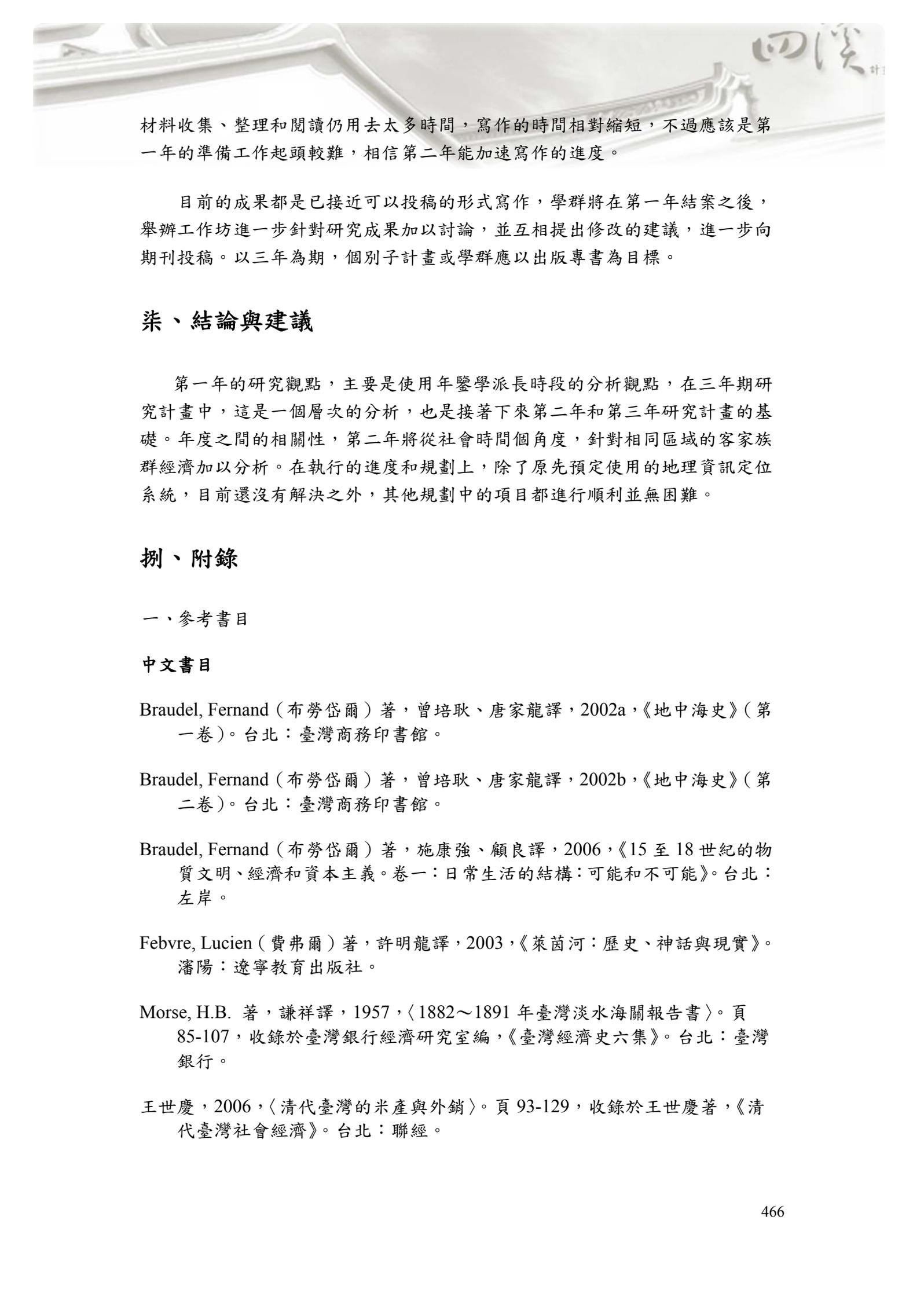
基本上，研究的進行大致與原計畫相符，但因為材料太多，回溯到過去兩百年歷史、地理方面的資料龐雜，雖說以略古詳今的原則進行，但是放在歷史

¹¹⁵ 參閱高宗熹，1992，頁 62-67；曾逸昌，2008，83-103。

¹¹⁶ Braudel 曾在〈文明史：用過去解釋現在〉(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The Past Explains the Present) 一文中對「文明」進行定義。他認為「文明首先是一個空間，一個『文化區域』……一個所在之處 (a locus)。在其中，……你必須去刻畫相當多文化特質的『財產』，從各種屋子的形式、用什麼物質去蓋的、他們的屋頂、他們說話的腔調、到下廚的品味……」參閱 Braudel, 1980, pp.202. 「文明」的概念基本上包含了許多「文化」特質，仍然有概念上的優位性。

¹¹⁷ 參閱 Braudel, 2002b, 頁 143。

¹¹⁸ 黃仁宇，2006[1982]，頁 329。



材料收集、整理和閱讀仍用去太多時間，寫作的時間相對縮短，不過應該是第一年的準備工作起頭較難，相信第二年能加速寫作的進度。

目前的成果都是已接近可以投稿的形式寫作，學群將在第一年結案之後，舉辦工作坊進一步針對研究成果加以討論，並互相提出修改的建議，進一步向期刊投稿。以三年為期，個別子計畫或學群應以出版專書為目標。

柒、結論與建議

第一年的研究觀點，主要是使用年鑒學派長時段的分析觀點，在三年期研究計畫中，這是一個層次的分析，也是接著下來第二年和第三年研究計畫的基礎。年度之間的相關性，第二年將從社會時間個角度，針對相同區域的客家族群經濟加以分析。在執行的進度和規劃上，除了原先預定使用的地理資訊定位系統，目前還沒有解決之外，其他規劃中的項目都進行順利並無困難。

捌、附錄

一、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Braudel, Fernand (布勞岱爾) 著，曾培耿、唐家龍譯，2002a，《地中海史》(第一卷)。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Braudel, Fernand (布勞岱爾) 著，曾培耿、唐家龍譯，2002b，《地中海史》(第二卷)。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Braudel, Fernand (布勞岱爾) 著，施康強、顧良譯，2006，《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卷一：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和不可能》。台北：左岸。

Febvre, Lucien (費弗爾) 著，許明龍譯，2003，《萊茵河：歷史、神話與現實》。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Morse, H.B. 著，謙祥譯，1957，〈1882~1891年臺灣淡水海關報告書〉。頁85-107，收錄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經濟史六集》。台北：臺灣銀行。

王世慶，2006，〈清代臺灣的米產與外銷〉。頁93-129，收錄於王世慶著，《清代臺灣社會經濟》。台北：聯經。



白順裕，2004，《清代竹塹地區的交通》。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

李鹿苹，1984，〈鳳山溪及頭前溪河谷地區聚落分佈的地理基礎〉。頁 265-318。收錄於李鹿苹撰，《臺灣小區域地理研究集》。台北：國立編譯館。

李興雙、王雅萍編纂，2001，《重修臺灣省通志：住民志人口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竹東郡役所編，1985[1937]《竹東郡勢要覽》。台北：成文。

吳學明，1998，《頭前溪中上游開墾史暨史料彙編》。新竹：新竹縣立文化中心。

吳密察，2006，〈「淡新檔案」的文書學介紹〉。頁 88-111，收錄於國立歷史博物館編，《台灣史十一講》。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林乙華，2008，〈頭前溪——良田到矸谷的動脈〉。《經典雜誌》，118：76-97。

林滿紅，1997，《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台北：聯經。

林玉茹，2000，《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台北：聯經。

周憲文，1957，《清代臺灣經濟史》。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范明煥，1999，〈竹東開發四部曲〉。《明新學報》，22：377-387。

范明煥，2000，〈新竹沿海平原的開發之三——竹塹社的奮起與東興庄的開發〉。《新竹文獻》，3：45-50。

范明煥，2007，〈新竹地區茶葉百年回顧史〉。《新竹文獻》，27：39-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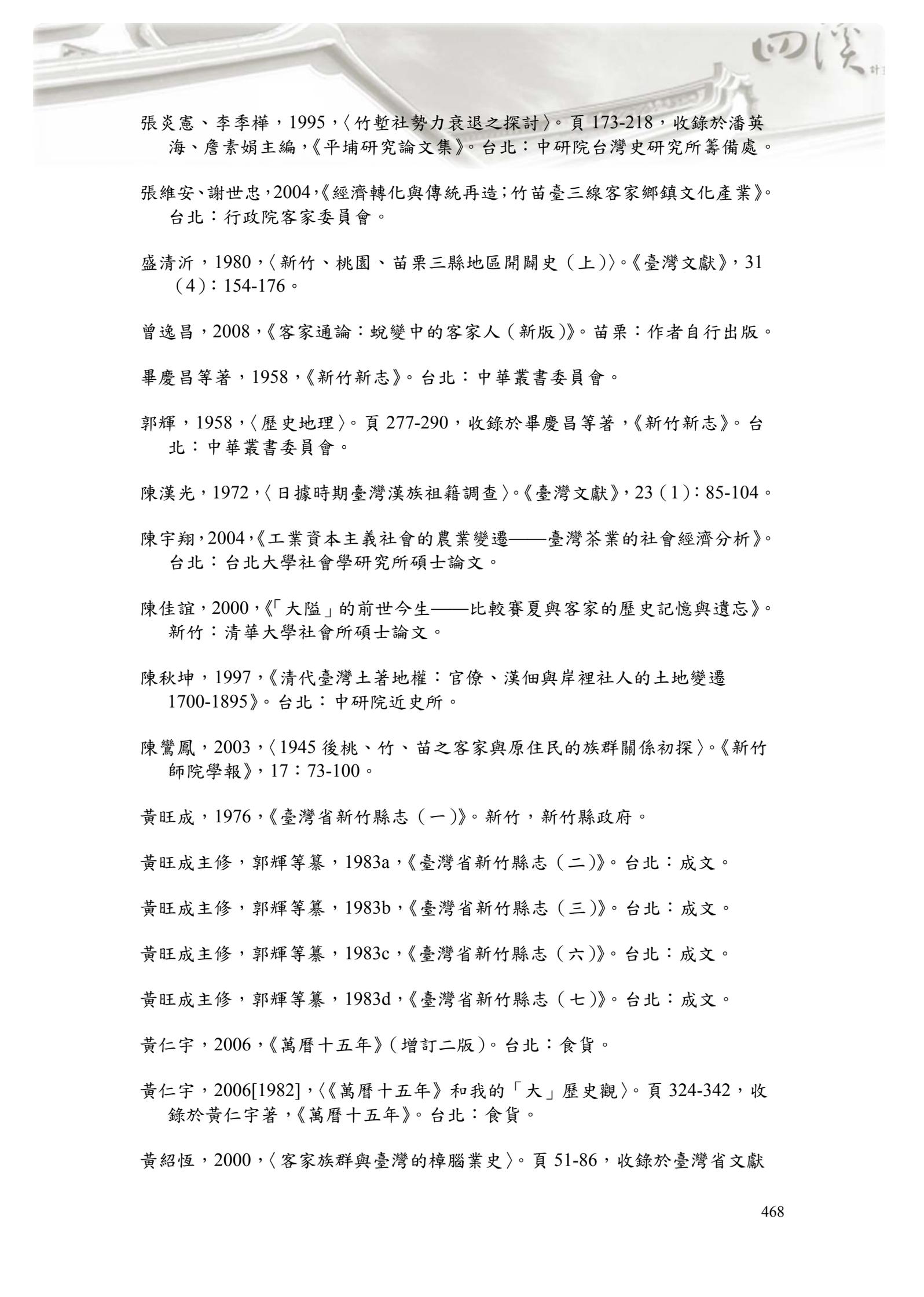
范良貞、田金昌，2007，〈關西紅茶第一等——關西地區茶葉發展與變遷〉。《新竹文獻》，27：6-27。

施添福，1982，《臺灣的人口移動和雙元性服務部門》。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印行。

施添福，2001，《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高宗熹，1992，《客家人：東方的猶太人》。台北：武陵。

郭莉芳，1997，《竹北和竹東地域發展的比較研究》。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地理所碩士論文。

- 
- 張炎憲、李季樺，1995，〈竹塹社勢力衰退之探討〉。頁 173-218，收錄於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台北：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 張維安、謝世忠，2004，《經濟轉化與傳統再造；竹苗臺三線客家鄉鎮文化產業》。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盛清沂，1980，〈新竹、桃園、苗栗三縣地區開闢史（上）〉。《臺灣文獻》，31（4）：154-176。
- 曾逸昌，2008，《客家通論：蛻變中的客家人（新版）》。苗栗：作者自行出版。
- 畢慶昌等著，1958，《新竹新志》。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
- 郭輝，1958，〈歷史地理〉。頁 277-290，收錄於畢慶昌等著，《新竹新志》。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
- 陳漢光，1972，〈日據時期臺灣漢族祖籍調查〉。《臺灣文獻》，23（1）：85-104。
- 陳宇翔，2004，《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農業變遷——臺灣茶業的社會經濟分析》。台北：台北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佳誼，2000，《「大隘」的前世今生——比較賽夏與客家的歷史記憶與遺忘》。新竹：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論文。
- 陳秋坤，1997，《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 1700-1895》。台北：中研院近史所。
- 陳鸞鳳，2003，〈1945 後桃、竹、苗之客家與原住民的族群關係初探〉。《新竹師院學報》，17：73-100。
- 黃旺成，1976，《臺灣省新竹縣志（一）》。新竹，新竹縣政府。
- 黃旺成主修，郭輝等纂，1983a，《臺灣省新竹縣志（二）》。台北：成文。
- 黃旺成主修，郭輝等纂，1983b，《臺灣省新竹縣志（三）》。台北：成文。
- 黃旺成主修，郭輝等纂，1983c，《臺灣省新竹縣志（六）》。台北：成文。
- 黃旺成主修，郭輝等纂，1983d，《臺灣省新竹縣志（七）》。台北：成文。
- 黃仁宇，2006，《萬曆十五年》（增訂二版）。台北：食貨。
- 黃仁宇，2006[1982]，〈《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頁 324-342，收錄於黃仁宇著，《萬曆十五年》。台北：食貨。
- 黃紹恆，2000，〈客家族群與臺灣的樟腦業史〉。頁 51-86，收錄於臺灣省文獻



委員會編，《臺灣客家族群史／產經篇》。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新埔鎮公所編，1997，《新埔鎮誌》。新竹：新埔鎮公所。

漢聲雜誌編，1990，《認識客家》專輯。漢聲雜誌，23：15-21。

葉爾建，2005，〈臺灣總督府的蕃地政策與環境變遷——以頭前溪上游地區為例〉。《環境與世界》，11：83-119。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1996，《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泰雅族》。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鄧毅中，2003，《由產業設施發展歷程論城鄉文化資產的保存——以竹東鎮為例》。桃園：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外文文獻

Braudel, Fernand, 1980, *On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hepherd, John, 1995,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網路資料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編，2005，《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6918&CtNode=518&mp=298&ps>

新竹縣政府主計處製，2008，9706月報。
<http://web.hsinchu.gov.tw/uploaddowndoc?file=/account/stats/9706%E6%9C%88%E5%A0%B1-.xls&flag=doc>

新竹縣關西鎮元昌有機綠茶農場簡介
http://ezfun.coa.gov.tw/view.php?theme=spots&id=J_coa_20030311180041&city=J&class=C03.C04